



□ 12  
1326  
11





雍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是說仲弓資質也。侍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者。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

洪當  
作弘

孟月云



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頗淵以為却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仲弓以夫子許己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

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

不煩之謂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許之亦以伯子簡也

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聲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

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

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

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二不自治疎則滲漏多大家

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

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

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

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

駁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

簡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曰朱







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

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

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程子曰子桑伯子

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

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可謂得

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

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

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

所行不簡却說不又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曰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又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更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沈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貨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問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難事亦然不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之意則未之盡也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盡也蓋近日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



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紊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夫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學與無

與無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

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已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倚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

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

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帶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

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

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

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足

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

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子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教

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

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

也雲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

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

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



者也不在血氣斯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

何與音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也媸醜也隨物應

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

邀不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

如葦於己若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己只是略有些

雖有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

而或曰詩書與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

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護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

其意皆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過儲蓄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是

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慶源輔氏曰

外物觸之而動上言情既熾反而益蕩其性朱

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反而益蕩其性朱

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

力行求至如行路是工夫中是準則因勿便是約

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因勿便是約

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因勿便是約



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

**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曰怒在物小人之怒在己君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顧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會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



怒皆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  
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  
已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方為克己工夫也。曰  
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  
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邦地而遷。怒未  
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  
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己。但怒是粗而  
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  
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  
也是兩些子。雨也是兩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清明時  
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  
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為其所動。爾  
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  
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  
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  
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  
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只在這  
上。如無代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  
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大  
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

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  
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  
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  
焉。既發而易。繼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  
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欲既去。天理  
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  
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  
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謙。於已只是略。有所謂  
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為學工  
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復前作而已。伊  
川所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  
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  
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  
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  
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  
極。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  
謂之不遠復也。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孟烈○問顏子之  
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  
時。不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



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為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自然不貳。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就怒初發念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

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隣，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隣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子華子華之為，為之同。夫子使，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案，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

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聖人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曰：聖人寬，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齎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者乎。朱子曰：此說固



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  
釜猶與之使不直拒之也原忌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  
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  
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  
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  
朱子廣揚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  
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  
受堯天下之說以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  
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  
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  
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  
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  
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  
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  
義之當否爾冉求為請自多與以為惠原  
憲甘貧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辭息管反舍上聲

犁雜文辭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全去聲

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

也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

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

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

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

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

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問子謂仲弓曰

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語

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

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此世類

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



牽合然亦似有理。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彼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犂也。雖欲勿用入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聖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

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

月一至焉，能造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而不能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

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日或日一次無塵垢，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汨。○西

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亦借以言其暫。○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



言其父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以

有私欲便是不仁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為仁如

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

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

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尹氏曰

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際

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聲然無間

斷矣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

去但只於道理以後畧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

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

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至焉

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己私

已者一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

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

非在我者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

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

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

客亦是主人只是主人既多在外故謂之客則常不要

出外又之亦是主人既多在外故謂之客則常不要

欲不得焉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

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

主日月至焉者一月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

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

至此月至焉者一月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

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有至未至雖軋勒不為

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有至未至雖軋勒不為



此意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  
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  
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  
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  
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要住不得。所謂欲自罷不由已。只是  
這箇關。這難過。纔過得。便要住不得。所謂欲自罷不由已。只是  
張知。行更難。過纔過得。便要住不得。所謂欲自罷不由已。只是  
培。灌。既。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樹。一。般。初。間。我  
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舟。已。所  
發。而。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自。已。如。舟。已。所  
時。而。自。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  
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  
曰。仁。如。身。之。安。宅。也。以。宅。譬。之。內。也。○日。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  
之。內。如。身。之。安。宅。也。以。宅。譬。之。內。也。○日。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  
仁。之。外。如。身。之。安。宅。也。以。宅。譬。之。內。也。○日。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  
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之。外。也。○北。溪。陳。氏。曰。心。為。主。在。仁  
常。在。天。理。內。而。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實。勢。日。屈。其。進。而  
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實。勢。日。屈。其。進。而

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  
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  
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作八復出。則為無家之  
人。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  
有二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  
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  
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  
說也。語錄。乃後來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于前。而  
列語錄。劣。黃。陳。之。說。在。後。傳。觀  
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  
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  
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  
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



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  
家事而已。大失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  
升諸公。此魯之果有決斷。都玩。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  
繞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  
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遠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  
步。却關使其從政。必不肯。○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  
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  
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  
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  
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  
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  
所長。故皆可以從政。○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  
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  
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  
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  
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  
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

稱便於學問。上有大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  
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  
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  
齊氏曰。季桓子垂死。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  
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吳  
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况  
其才之美者乎。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  
北。竟與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已辭。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為我  
辭。辭之之。雖婉。終言去  
之汶上。絕之意甚決。貞有  
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



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洛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庸君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以廉頑立懦。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聲李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

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遠。形於言。姑令使若善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轉轉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丘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音魯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



謹當  
作慎

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喪大記曰病外內皆

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

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求訣也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

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求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

不應平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

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

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病之道有以致之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嘆

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侯氏曰

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

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音胡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

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累

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中而

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邪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一



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當玩味是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明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解于佻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以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

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樂也而今却不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窮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窅窅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其精粗無所略者非其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秉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

論語集注卷之六











樂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說，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不足，故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是廢是學而不足者，中道而廢，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是全不做。○中道而廢者，如人擔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隣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

是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廢是學而不足者，中道而廢，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是全不做。○中道而廢者，如人擔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隣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

是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廢是學而不足者，中道而廢，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是全不做。○中道而廢者，如人擔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隣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

是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廢是學而不足者，中道而廢，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是全不做。○中道而廢者，如人擔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隣已，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

是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廢是學而不足者，中道而廢，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是全不做。○中道而廢者，如人擔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李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費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

故夫子語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

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

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

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

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

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

中間成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

情投時好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

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

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功問近思仁在

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徒音汝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

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

實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

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

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

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

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

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

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

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

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

誹但不私謁而已。故又可知可見。總 ○楊氏曰：為政

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三事

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



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

取之問揚氏謂為政似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

德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

見矣非獨見成明如說亦見得子游曾懷也德地愚謂

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

無邪媚之感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枉

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感

邪媚之感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

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者伐誇功也奔敗

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旋音以後為功反奔而

殿故以此言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

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戔帥右師冉求帥左師

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

欲不行與類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

而為殿固已難能矣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

取焉為學之害齊伐居多○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

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

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

則



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得其歷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代心矣曰也不是待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蓋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為功殿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待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馬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於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着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

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

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悅世教不明則人知善之不可悅而不悅色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申此道邪怪而嘆之之

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



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宋子曰但使不合理處便  
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  
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  
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邪○南軒張氏  
曰即父子而父子在少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  
道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  
不由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  
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離如此是以君  
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之道所同也然必事親  
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莫世人但能  
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蓋曉人不可以不由  
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不可以不由  
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  
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  
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  
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  
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  
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  
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  
實不足者下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  
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  
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陳新安  
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  
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史故文可損益而質  
無損益學若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  
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  
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  
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  
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白  
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是  
不可不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亭當  
恰好不以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  
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  
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  
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  
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  
又曰野猶近本  
史則徇未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  
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  
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誰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  
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  
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  
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  
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

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  
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  
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  
此等入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  
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  
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  
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  
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  
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  
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  
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  
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  
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  
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  
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水方生被入折  
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  
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  
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  
也罔則昧其性真行而已是與罔魂為變者相去幾何  
莫生特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  
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  
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  
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  
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程子曰  
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知之者我知  
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已之知  
有○朱子曰知之者不知此理者已好之者生便有此理然  
被物欲皆蔽故知此理者已好之者知其是知之已至分  
明見得此理已得之於心誠好之樂之皆具足於吾  
身則樂莫大焉○問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字  
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字

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  
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此章當求所知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  
之三節意味是如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樂之之道  
方於己分上有得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  
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飽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  
意焉至於樂則飽而足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語人者  
矣然則知而不能好未飽而欲飽其味也○好之者未  
能與之為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意無二學者苟未至於  
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期至於自得而  
不知好之好則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誠而  
物格知至是知好之者誠意如好好色好好之者意誠而  
心正身脩則心廣身胖而樂矣○雲峯胡氏曰知不知  
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好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  
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新安陳氏曰學者之

論語集注卷之六

五



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  
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  
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  
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

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

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

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

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

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

朱子曰且不定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  
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  
面了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  
時下無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  
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  
下未有不先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  
夫故聖人少者有把與人語之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  
以謂理有二致也又曰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  
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如言之類蓋清明剛健者自是  
其操恭而謙和順者自是西真氏曰道性自是一操皆因  
也事親事長西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人能盡其事親事  
張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  
以道德性命易將何所從入想像意度反所以害道不  
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入事親事長西掃應對之屬  
門教人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於入內思於心皆先其



切近者則一語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則未及於上，而於上，則將妄意躡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語曰：上則將妄意躡等，非徒無益而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遠以精深，若且語之以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就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

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

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

可知，却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峯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也。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



遠可謂知矣。

程子曰：務人之義，於遠則至，於瀆則敬。而遠之，所以為知。鬼神不敬，則知

○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而二之與鬼神，不可褻。是謂不可知。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謂不可知。

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私而更須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

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得，乃私心也。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

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

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犧堯舜以來，皆用之。

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入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

只管去詔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

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

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

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或文仲却為山節藻祝之室，以藏之，便是

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

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君後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君

蔡所說，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親地。若深若履

不做別處去，如上山嶺，峻處不能得上，心念只在裏更

要過這處，更不思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

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會集註卷之六

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



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死若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所宜為。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不感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

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

動而不括。故樂。括。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閑礙同之患也。

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

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入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掉看。如同之生。幸而免。固亦有壽之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主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程子曰。非體仁知之用。合動意。義有。則合靜意。○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



體仁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  
之深者靜則自壽○樂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  
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  
而知之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  
而論之則有四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之則知故樂山樂  
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  
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此物事大抵有  
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不仁也成物知也  
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在  
而言則是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動知  
之靜知而動之靜知而動之靜知而動之靜知而動之靜  
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敦厚和粹安於義  
理故靜知者明也○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也○但詳  
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者  
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  
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其簡  
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  
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  
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

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  
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問此是如  
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曾中曉然無  
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  
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  
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  
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體則可謂之  
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所謂論體用之善○南軒  
張氏曰動靜者仁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  
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  
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非深體者  
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  
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  
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  
後之所喜與水相似○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  
事處宜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  
礙善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  
其功效也○括結處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修  
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十一



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詡，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

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

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詡。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

崇信義，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

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

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

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道，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之道

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

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太公

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欲

用田賦，使舟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

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

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

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



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卦於魯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初封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大段改換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魯被人拆壞恰似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道知得前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

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信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撲了就止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冢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末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冢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冢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發壞不會修葺不魯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真聖人



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厚齊馬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

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或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齊馬氏曰類

廣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

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皆器之有稜者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蘇

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亦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

方時緣是頓得穩地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

意

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

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

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

觚意所包

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仲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

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

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

論語集注卷之六



謂誑反古况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  
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反扶  
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平如此之愚也或問不可欺是繼可逝  
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所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論者乎曰欺者乘人  
之所未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  
雖或墜井必有此理而欺使其視之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  
此罔之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論舜子產事亦引此  
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  
曰蘇氏之說所以明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  
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

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極之  
要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  
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  
欺之使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  
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  
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扶音  
約去聲也畔背音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  
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  
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  
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  
事約禮所以固身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  
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  
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動盪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







豈博自博而約自為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姓女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夫子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哀姜

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

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

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

特舉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參誓

也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

不與崔慶者之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

於犬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

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不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



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理，制廢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程子曰：古者大禮，南子雖妻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己甚，這辭之問如此。○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子之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明日又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存，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

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言，只怕當時如此，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汗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行，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不仕，蓋以其死，再求季孫無改於其德，願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

論語集注卷之六

三十一



院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并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

中。又况已有程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

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

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聲少有此

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

齊所為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

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

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

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

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

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道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

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



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如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仁以理言通

進步說有雖博施而眾不皆被其澤者

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

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眾人之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一事之仁

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為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

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就心乎者疑而

未定之辭乎字以含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

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

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眾之

極致之人亦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

眾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

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

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

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

○問博施濟眾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

眾是及之廣○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

同是水但必以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

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

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

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

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眾孔子豈不欲入

入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扶音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

而無間矣。去聲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

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

立亦如是。學要通達亦是立。達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

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

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

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

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

持培植使之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立人。謂

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立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

字之義。曰。此是兼麗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

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

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

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

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可見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

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

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

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

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

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欲。即

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

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

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

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

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

進而可。○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痿。於危反。痺。

論語精義卷之九

聖



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  
心之仁周流貫通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為人物而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眾  
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  
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其說如大屋一般  
其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  
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  
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

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  
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艷爾贍足反也  
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  
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  
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  
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







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君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眾。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為仁。一為明一箇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為仁。一為己。上說。則以克己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于貢所問而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慈之事也。博施濟眾。求仁之方。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

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博施濟眾。與脩己以安百姓。乃堯舜儘做得底。夫子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就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發出。己欲立即立人。己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欲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苟志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無所措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